

优教
书系

好父亲胜过 好校长

Schools of Fish

【澳】艾伦·桑普森 著

Alan Sampson

王德意 译



爱因斯坦、毕加索、哈姆雷特，他们告诉我们什么？

海马体，失读症，冲浪，它们教会我们什么？

艾伦·桑普森动情自述：

如何让学校内外的教育，变成一座花园。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优教
书系

好父亲胜过 好校长

Schools of Fish

【澳】艾伦·桑普森 著

Alan Sampson

王德意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6-0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父亲胜过好校长 / (澳) 艾伦·桑普森 (Alan Sampson) 著;
王德意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316-8810-5

I. ①好… II. ①艾… ②王…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996号

SCHOOLS OF FISH by Alan Samp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inch Publishing Pty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好父亲胜过好校长

HAO FUQIN SHENGGUO HAO XIAOZHANG

作者 [澳] 艾伦·桑普森 (Alan Sampson) 著

译者 王德意 译

选题策划 杨佳君

责任编辑 宋舒白 杨佳君

装帧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责任校对 周维继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话 010-6418756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6

字数 175千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6-8810-5

定价 33.00元

序

我打开储藏室的门，将他推了进去。他的眼睛像两个大大的棕色玻璃球，嘴也张得老大。我忘了那间老旧房间里的日光灯已经坏了好几个星期，不过这没关系，我厉声斥责他：“在里面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刚才杰拉德·坎普林找到我，手里拿着他的老师给我的便条，便条上写着：艾伦，请和杰拉德谈谈，他刚才又在上课的时候辱骂我。杰拉德递给我便条的时候，脸上挂着那种“老子不在乎”的笑脸，那种只有学校的橄榄球明星才有的笑脸。当时正值校园早高峰，我没有时间处理他这事。因此，我将他关在了最近的储藏室里，让他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四个小时之后，当我回去取些文具时，发现杰拉德还在里面。我忘记了那扇门只有一个只能从外面打开的门把手。事实上，我完全把他这事给忘了。一打开门，我看到的便是他那双紧紧注视着我的大眼睛。他不知道该做些或者说些什么，我也是。他之前那神气的笑脸不见了，而是变为和我一样的惊愕。我对他说“记住，以后别那么做了”，假装我是故意关着他的。他眨了眨眼，看着外面午后的阳光，揉了揉眼睛，一声



不吭地走了。

除了杰拉德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在那个储藏室里度过漫长黑暗的四个小时的。不过，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辱骂过老师。

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强硬作风名声远扬。老师们都会将他们最头疼的学生送到我这里，因为我的招数简单直接：我得是那个最大的混球，让他们拿我没辙。我的撒手锏是恐吓、威胁以及欺霸，于他们在我面前撒野之前，我会先对他们撒野。在我这个非黑即白的严苛纪律体制中，绝对没有灰色地带。毫无疑问，杰拉德体验了黑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昆士兰一所规模很大的高中担任校长，在这所学校，老师必须强硬，而校长要更强硬，否则我们将会失去这些学生，而我不想失去任何东西。

我在教学工作中的强硬作风反映了那个时候我对生活的态度，即内心时刻存在着对失败的恐惧。我常想，这种恐惧很可能来自于我自己的老师，上学那会儿他们从来不会让我觉得自己足够优秀，也可能来自于我的父亲，对于自己的长子，他似乎总是有更多的期望。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这样。我更多地觉得，内心深处的我害怕被发现，其实我并没有外表装出来的那般强硬或聪明。

我对调皮学生的严厉处理方式，很幸运地，并没有引起主管部门或律师的注意，这让我在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愈加顺畅。五年后，我成为一名学校督察员，不再只是管教学生，而是负责过问有关老师和学校的一切事情。

从我执教的那天起，我就觉得督察员是那种所有坏孩子甚至周五下

午的操场值日生都害怕的角色。一些小学校甚至会将他们当成高高在上的教育界的国王。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得到了这种礼遇。当我作为督察员到访一所学校的时候，新鲜美味的拉明顿蛋糕会摆在我的面前，有时还会伴有学校唱诗班表演的欢迎歌曲以及校长亲自给我倒的茶。

新的身份让我有权力对一个校长说他是错的。我可以走进辖区内的任意一间教室，教任意一名学生他应该懂的东西。当然，我比任何老师教得都好。有时，老师和学生都会多瞥几眼自己的衣服，检查他们的穿着是否得体。每天犹如生活在权力和尊重的天堂中，我的内心就像享受拉明顿蛋糕的最后一口面包屑一样享受这种感觉。

由于新工作，教育部专门为我配了一辆全新的汽车，一辆深蓝色霍顿行政级车，这车让人感觉它就是昆士兰最有现代气息的一台机器。当汽车管理处的那位女士打电话问我的车需要什么附加设备时，我说：“全部。”因此，我的车装了具有黑手党色彩的车窗、运动悬挂系统以及带有驱赶袋鼠警笛的前保险杠。另外，车里还装了一部移动电话，我经常使用它来达到我的邪恶目的——到访一所学校前几分钟才告诉他们，仅仅让校长有时间将桌上的口香糖刮下来，或者通知他的老师们，一位来自教育部门的重要人物即将到访。这部电话也给我的孩子们带来欢乐，如果他们准备得够早，我便可以送他们一程去学校。孩子们经常说：“爸爸，用你那蝙蝠侠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那时，我孩子的校长是林德赛·基恩，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称呼我“艾伦”，而不是像平时那样直接叫我“艾尔”，我一听就知道，他打电话来不只是谈谈天气或者周末的钓鱼计划那样简单。他



用缓慢而稳健的语调跟我说话，如同所有的校长在向家长通报一个坏消息时说话那样。我等不及了，“兄弟，直接说吧，出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我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格雷格，一直存在严重的学习障碍的迹象，换句话说，就是患有失读症，一种先天性缺乏阅读或书写能力的疾病，因此，他不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学习。林德赛说，他们已经怀疑了几个月，但刚刚才完成测试得以确认。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挂掉电话的。我瘫坐在自己全新的车里，冲着车内的空气咒骂，看着后视镜反射出来的自己：艾尔、学校督察员、最有权力的人，能够教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事情。

除了我自己的。

好父亲胜过好校长

目录

Schools of Fish



序	1
第一章 校长的第一天	1
第二章 校园女神	11
第三章 图书馆里有鲨鱼	21
第四章 校长办公室	29
第五章 曲奇是魔鬼	41
第六章 迷失在冷冻食品中	51
第七章 杜克斯先生	63
第八章 有人刁难格雷格	77
第九章 绿色的小精灵	89
第十章 鸭狗大战	101
第十一章 挂满内裤的树	115
第十二章 家庭作业	129

第十三章	黑暗中的多萝茜	143
第十四章	为瑞秋奔跑	153
第十五章	父母的圈套	163
第十六章	低潮	171
第十七章	崩溃的边缘	181
第十八章	站起来，菲茨	193
第十九章	老师的改变	205
第二十章	最后的学校生涯	211
第二十一章	烧书	221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浪	233
致谢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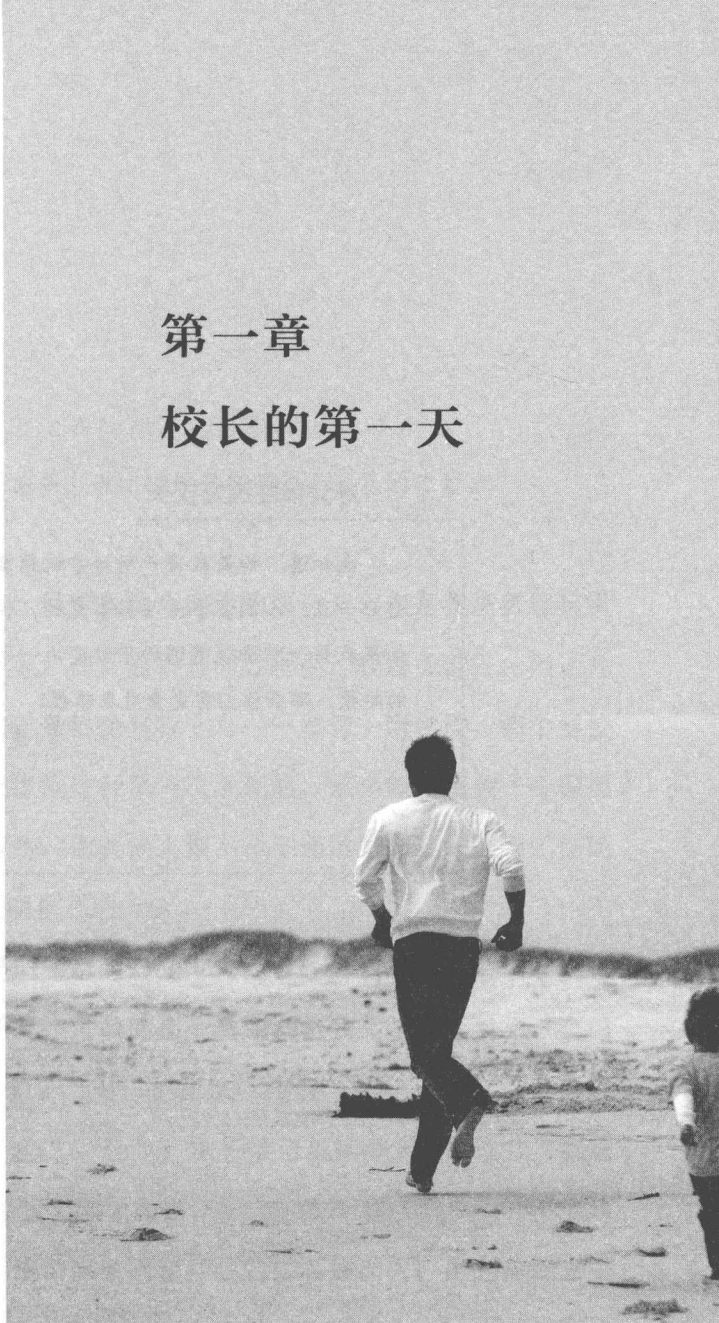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校长的第一天

Schools

of

Fish



好父亲胜过好校长

我知道，如果我将一所好学校稍微变得更好一点，人们多半是不会察觉的，但是，如果我将一所糟糕透顶的学校变成一所伟大的学校，那么他们肯定会看在眼里。

权威: 名词，指发号施令、做出决策并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

格雷格生于1990年，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也是我被派往一所高中担任新校长的第一天。在仕途晋升的过程中，我埋头苦干，当了几年脾气急躁的助理校长，最终轮到我上马——掌管一所学校。那个学校的环境并不理想，不过像我这种第一次上任的，很少能被调到一个理想的学校。有些人会幸运些，而其他则不得不通过坚定地去努力工作而获得晋升。我也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个学校位于布里斯班市的郊区，人们曾经提醒过我，这个学校有点糟糕。在我开展一切工作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在学校里撞见一个门卫，他使我确认了这一点。当时，他正从学校里“借走”一些工具，去帮他的第三个前妻修理一扇门。“先生，这里唯一还算得上好的地方，就是我的花园。”他说。他冲我竖起大拇指，并送给我一些从学校里的树上摘的柠檬，然后开着车，沿着那条布满沙尘的碎石路离去，走之前还忘了关上学校的大门。

他说的那句话我爱听。我知道，如果我将一所好学校稍微变得更好一点，人们多半是不会察觉的，但是，如果我将一所糟糕透顶的学校变



成一所伟大的学校，那么他们肯定会看在眼里。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将这所学校变得和那座花园一样好。“这有什么难的。”我的脑海里一个神气的声音说。只不过，这话我说得过早了。

在我正式工作的第一天，上午的集合大会将向九百名学生介绍他们的新校长。不过在那之前，我决定去花园那边散散步，视察一下我的新战场，顺带释放掉因紧张而在肚子中积攒的气体。我过去常常一紧张就抑制不住地放屁，所以散步可以让我缓解一下。我还没走过C区，离行政楼不过仅仅三栋楼的距离，我根本还没有机会放屁，突然就听到一阵阵女孩子的尖叫声。我向源头处冲去，自信满满地准备在我的学生心目中留下最重要的第一印象：如果是外来者在骚扰我的学生，我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如果是教室里有只大蜘蛛，我就踩扁它！

我到达现场的时候，只看到一把木椅子从一间教室的门口滑出来，停在一帮学生的脚下。所有的女生，包括她们的老师，都无能为力地站在教室外面，就像在面对一场火灾演练。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们表现得司空见惯。但是很遗憾，并没有火警，也没听说有大蜘蛛，只看到半数橄榄球队的男生在打架，而且是在“我的”新教室里打架。这些高年级的男生一个个都穿着比我还大几个码的鞋，没人能镇得住他们，但他们都穿着“我的”校服——这便意味着，我有责任阻止他们。混乱中我冲了进去，揪住块头最大的那两个斗殴者，半摔半揍地将他们钳出了教室。“在这儿等着。”我冲着他俩的脸喊到，然后又冲进去揪了另外两个男生出来，搞得像真的火灾演练一样。

令我诧异的是，或许因为那四个被我揪出来的男生感到震惊，他们

四个没再打起来，而是在一旁看着我折腾。教室里面的打斗也从拳打脚踢变成相互推搡，慢慢都停了下来。班上的其他学生也觉得安全了，都凑到窗口围观。“你谁啊？”教室里的一个学生不耐烦地说。我深吸了一口气，用我那熨过的袖子擦了消肿起来的鼻子，确认自己没有在这帮我准备管教一下的家伙面前流血。“少冲我喊，小子，我是你们的校长，都到我办公室去！”

然后，我带着比我重整整二十倍的十个男生回到A区。我觉得，他们跟着来是想看看我到底有什么料，或者就是想在那些在窗口围观的女生面前遛一圈，向这个新来的家伙证明，这个学校的“坏孩子”不是浪得虚名的。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他们感到新奇，也不知道把他们带回办公室后打算怎么办。我带着他们经过一个个我还没来得及见的老师和一间间我还没去过的教室。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个新来的家伙的办公室里等着他们的，只有一块才做了一半的蔬菜三明治。那是那天早上我的孩子们准备午餐时，我唯一讨来的东西。对于这十个打架斗殴的男生，我并没有准备什么把戏，我办公室的墙上也没有什么变本加厉的纪律处分方案。我只知道，我不得不给这帮家伙贴上标签——学生黑帮。这个学校真正的校规是他们写的，而且我看得出，是否尊重老师，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在我的新办公室外面的狭窄走廊里，他们靠在墙上排成一排。我像恺撒大帝一样，对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的力量的训话，讲到诚实的重要性以及做错事敢于承认的能力。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被我的热情逗乐，但很快就沉默地缩在那里，只剩下空洞的眼神和偶尔的假笑。我



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在这个学校，相比学校行政处的任何处罚，告发同伴的恐惧来得要更强烈。我发现，这是校园欺霸现象的最大问题——对报复的恐惧。

人数上的优势让他们觉得没什么可怕的，就像在橄榄球场上一样，这些男生开始讨论放学后如何回家，而另一些人则在相互推搡和指责那个我因紧张而悄悄放的屁。我新上任的这个学校，在当年刚好还处在允许体罚的最后几年中。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体罚更多是一个传说，而非一个实在的威慑。为了展示我的权威，或者说为了这个学校的权威，我必须用上任何用得上的武器，而一块三明治绝对是办不到的。

“这么说吧，你们每一个参与了这件蠢事的人，都有两个选择，一是鞭罚，二是写一份一千字的关于暴力造成不良影响的检讨书。”然后，我让他们轮流进入我的办公室，说出他们的选择。男性荷尔蒙此刻占据了上风，他们身上的荷尔蒙，像火箭一样从他们所有的毛孔中窜出，如同消防栓一样喷射出一摊摊腐朽的青春死水，令办公室里散发出一阵阵恶臭。他们相互间的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敢被看到从“鞭罚”的选择中退缩。而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估计写检讨书（我永远不会读到的）会让他们更难受。

其中一个学生迈开步子，走进我的办公室。“先生，我们不是蠢种，这个学校没有蠢种。”杰克·加布里埃尔，外号蛇王，第一个开口说话并自动走进来。我走过去把办公室的门关上。那个镶着玻璃的百叶窗，如同那个时候所有公立学校常见的百叶窗一样，总是关不紧。所有人的耳朵都竖起来，包括办公室员工，都在听里面的动静。“我接受鞭罚，先

生。”杰克说到，声音足以让所有人听到。

我从办公室的角落中抽出一桶积了几年灰尘的竹鞭，几个小时前我就注意到这些竹鞭的存在了。我挑了挑，想着找一根足够厚的竹鞭来伺候这位蛇王先生。“行，手举起来，高一点，手掌伸直，就这样。”当我右手抓着竹鞭，抬手的时候，他紧紧闭上眼睛，并畏缩着身体。其他男生在外面偷着笑，使劲听我是否真打了。

我嗖一下打了下去，然后突然感到我的右脚踝一阵疼痛。我没打中杰克的手，而是打在了自己的脚上。我第一次试图体罚学生，结果却罚在了自己的身上。幸好英勇的蛇王先生并没有看到这一切，刚才我抬手的时候他的双眼还是紧闭的。“这次手不许动了。”我有点哆嗦地说。

办公室外面的其他男生终于沉默了，或许我动真格吓到了他们，就像之前他们在外面互相干架也是动真格的一样。我唯一的计划正在奏效。杰克的眼睛睁了又闭，闭了又睁。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手，而且比上次抬得更高，这一次，我准备打得又狠又准。

突然，办公室助理推开门冲了进来，她的门牙沾到了唇膏，与她一脸惊恐的样子正好相配。开始我以为她要告诉我鞭罚是违规的，那样就尴尬了。

“先生，你的妻子快生了！”

我看着她后面的那一排男生，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对他们每个人都制造更多的手心之痛了。“好吧，臭小子们，等我回来再跟你们算账，现在都滚蛋吧。”我抓起钥匙和空的公文包，急匆匆地冲过狭窄的走廊，尽力不显得一瘸一拐的。我认出了之前那些围观的老师，其实我还



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簇拥在行政人员办公室里，想搞明白这些骚乱是怎么回事。

当我出了主门，准备向停车场跑去的时候，突然听到蛇王杰克从办公室传来的喊声，“先生，先生”。办公室里安静极了，我们都停了下来，等着看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会做怎样老大式的发言，但我知道，无论怎样，都会削弱之前我为树立权威所做的努力。我慢慢转过身看着他。

“祝你好运。”

格雷格将在几个小时后出生。经过妻子玛格丽特一番典型的产妇式抱怨后，我忘了之前自作自受的疼痛，已经可以在等候室里用力地来回踱步了。我自信地走进接生室，之前三个孩子的出生已经让我积累了不少经验，因此我首先解下了领带。我低头看着玛格丽特，她刚刚开始一次强烈的宫缩，像生育课指导的那样，她开始有频率地大口呼吸。我跟着她刚呼到第三口，她就让我自己该怎么呼吸就怎么呼吸，因为要生孩子的是她。她说得真对。

突然，一切都停了下来，玛格丽特完成了所有必要的挤推，我也完成了所有没有必要的踱步，他来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全身裹着一层黏黏的东西。他比其他正常十月怀胎出生的婴儿整整早出生了七个星期，来得十分让人震惊，好像他一连几个月听着自己的哥哥姐姐本、艾玛、瑞秋在玛格丽特的肚皮外面玩耍，受不住引诱提前出来和他们一起玩耍一样。他比其他的婴儿瘦小许多，他的第一口呼吸有点喘，像其他所有的婴儿一样，使劲地要把全世界都吸进他那小小的肺里。

我们紧张地等待医生的报告。医生向我们保证，格雷格暂时没有表